七修類稿

辯證類

1加3
119
8

門 加3
號 119
卷 8

古今圖書集成卷二十一

明仁和徐乾學 編著

辯證類

玉樓玉環夜光

唐睿宗所御琵琶名曰玉環又楊貴妃小名曰玉環李賀作白玉樓記道家以兩肩爲玉樓故坡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又列仙傳以王母所居有玉樓十二蛍火一名夜光淮南子以月名夜光毅耕錄載薄木片染石黃起火者爲夜光奴鄒陽傳又有夜光之璧

駉音蠶照音詔諸書皆以爲蠶名即蚯蚓也漢書又爲縣名此皆同名者也

名字異

古人名字不載之史而維出諸書餘冬序錄備矣然未考異者二人漢高父名煓一名執嘉漢章帝名煴字執嘉帝王世紀唐宰相名煓字敬伯史記註曹參字子敬博物志

和靖能棋

驅人墨客多能手談而林和靖乃曰平生所不能者

擔糞與着棋耳其鄙賤之如此愚謂着棋雖無益矣當賤惡若是始疑之後見本集內題詩壁有云坐讀碁牀下眠看酒恰中則是碁牀下者因坐讀耳非不能也又春暮寄懷曹南通詩云趺宕情懷每事同十年曹社醉春風彈弓園圃陰森下棋子聽堂寂靜中是着棋一事亦與之同通翁乃擔糞者耶

藍縷

今人以衣敝者爲藍縷老杜詩日山僧衣藍縷告訴梁摧續仙傳又作繈褸

贅壻

今之贅壻者甚爲非禮然亦行之已久賈誼治安策
曰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
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秦
騎已爲之矣然史記曰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則又
遠矣

夷齊衣葛

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倫且以隘則服食其葛
蔓逃山而死夫夷齊採薇而食之言者多矣採葛以
爲衣則諸本之所無也此亦故事之未聞

孟郊口吃

韓十八荅楊子書中曰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是
亦有周昌鄧艾之病

諺語出詩

世傳日出事還生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但存方
寸地留與子孫耕往往形諸言語莫知所來殊不知
第一句蓋武元衡被刺時前夜之詩以爲讖也其詩
云坐久喧蹙息樓臺惟月明無因住清景日出事還

生第二三句是曹鄴咏李斯者也詩云一車致三戮本圖行地速不知駕御難舉足成顛覆欺暗尚不能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不見三尺墳雲陽草中綠第四五句乃宋賀仙翁詩也詩曰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又若晚飯少喫口活到九十九菖蒲花難見面前二句亦是古樂府三叟之詩後二句施肩吾之詩也特揭之於葉

芙蓉詞

有菩薩蠻詠蘇堤芙蓉云紅雲半壓秋波急艷妝泣露嬌啼色佳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宮袍呼醉醒休捲西風景明月粉香殘六橋烟水寒世謂高季廸之詞也不知季廸乃是行香子其詞云如此紅粧不見春光向菊前蓮後纔芳鴈來時節寒沁羅裳正一番風一番雨一番霜蘭舟不採寂寞橫塘强相依暮柳成行湘江路遠吳苑池荒奈月朦朦人杳杳水茫茫以優劣論之前則不如後也昨偶得雜錄一冊前詞乃宋人高竹屋者也豈非因姓同而訛之耶季廸名

啓始蘇人國初編修元史擢戶部侍郎與楊基張羽徐賁爲吳下詩宗竹屋名觀國字賓王有竹屋詞一卷行世

名公詩病

詩評云許渾千首水杜甫一生愁不知太白七言絶句每是地名何也

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毋嘗夢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名爲字而字其名也少好結俠客有恢復中原之志故曉嘆二

編書憤一律足見其情至於臨終一絶云死後無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克復中原日家祭無忘告老翁此亦有三閭渡河之態史稱天才豪邁正似其詩也但惜爲韓侂胄之客耳此詩本集亦無

楊大年絶句

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世傳此詩爲楊大年生數歲未語一日登樓觀首遂吟是作西清詩話又辨非楊億之詩乃太白榜峰頂寺詩也予意太白之詩前二句夜宿峯頂舉手可捫

星辰已與楊不同而其集中亦不見載及考楊之言行錄亦無但古今人相同一二句者往往有之不可即定爲一人者也

坐地席上

古無凳椅席地而坐故坐字從土齊景公問晏子曰人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君子獨藉草而坐是也今言曰坐地亦原於古之意歟古無桌燕飲皆設於席上席上即地上之席也至於祭祀故曰筵之豆間之遞今飲以桌稱曰席上亦一原於古之意歟此

未求之野信乎

陶穀

世嘗以陶穀文雅清致之士多資譚談而稱賞之予見諸書所載穢德頗衆畧舉一二已見大節穀乃曹彬謙後也石晉時避諱改曰陶穀後納唐氏爲婿已可惟矣進身則李崧得位後乃排之此負恩也袖中出空頭勅不忠孰甚奉使兩浙獻詩錢俶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搘王門辱命無恥可知又出使湯婦而有好姻緣之聞臥病思金鍾而有乞與金鍾病眼明之

詩至欺待詔使書客旨以取長焉此何等人也史稱
邁名望者巧言以詆之嗚呼一身之間世之極惡無
耻備焉士亦何貴於文雅哉

袍笏

禮記曰袍必有表註曰裘衣也又輿服志周公抱成
王宴居故施袍如范睢綈袍之類其來遠矣事物紀
原以爲始於宇文護困學紀聞以爲始於隋大業者
不知始也笏手板也其制有二上圓下方上拆下方
如今道士所執其來亦遠樂記曰武王散軍而郊社
禘嚳搢笏歷代所有續事始以爲周之前已有天子
以球玉諸侯以象齒文士以竹但空言耳紀聞以爲
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此又不知何據也噫馮鏗董
故不足深責王厚齋爲號稱博學亦何至此

僧稱公

今之僧名以上字爲姓下字爲名人稱之則以下字
加公字并言人徒惡其稱之尊也殊不知其來遠矣
晉惠遠唐人皆稱遠公東坡臥游錄載道一過雪從
都下東還衆人問在道所經一公曰云云則知今日

之所稱不足笑也

錢譜

清波雜志載錢譜十卷乃宋紹聖間李孝美所著由唐人顧烜張台先有纂說而後修成者也周秦後錢之品樣悉爲具之又昌雜錄又記史思明鑄順天錢之事世無知者說郛亦有錢譜一卷言歷代錢名但說郛乃元陶九成所編不知何以直至國朝永樂通寶豈古人先知抑後人補之耶必有說也予意好事者裒輯諸家之譜更考近世圖法沿革增入十布契

刀之類萃之爲一書亦制度之美也不亦善乎

蘭亭

禊帖定武本今不可得矣聞其石在金華一士人家當道曾取觀之以筆法不類遂還其主予嘗聞詹仲和論右軍書禊帖事云書後復書數百本終不及當日者此言或過又曰別帖文牘之類並無一紙可比者余亦曰或過意者別紙數行數字事又不文若寸錦片玉雖爲可貴玩之易盡蘭亭所文而長眞若文錦百丈展玩之間無不滿意也昨偶讀宋思陵翰墨

志亦有此論遂書

落霞

落霞乃鳥也余舊嘗於內臣養戶處見之形如鸜哥少大遍體緋羽觜雪白說以爲飛蛾快矣又曰鴛野鴨益因野鴨逐飛蛾欲食故曰齊飛此又强解可笑然王勃序文世以爲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古今奇句昨讀困學紀聞乃知變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之句也

史失蕭李事

賈捷才工作史見此人事幾主歷幾任有何建立有何長可錄今漢史刑法書云蕭何作律九章本傳不言固作史之法唐李當傳不言能書此豈可畧

宋高宗不欲恢復

吾邑倘書胡永清世寧嘗有時論一篇以宋高宗恢復不堅者恐欽宗回時則當讓位與之也子嘗以爲此億度之言恐不能服高宗之心昨讀朝野遺記云宋初議成顯仁后徽宗妃將還欽宗挽其裾曰汝歸與九弟言之吾南歸但爲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

九哥也高宗第九后不能郤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來迎
瞽吾目乃升車既歸因是間隔所見大異不久后失
明募醫療者莫效有道士應募入宮金針一擾左翳
脫然而復明后喜求終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視物
足矣彼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師聖人也
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纔啜茶遽索去后
詢其報德漫曰太后不相忘畧修靈泉縣朱仙觀足
矣拂衣出時上方視朝仗下急跡訪之無得矣此可
謂胡公之實證也又考終欽宗在虜宋止遣巫伋一

迎而不終請亦可疑

末下誤者

陸機曰千里蓴羹未下鹽豉人皆以蓴羹不減於鹽
豉之意也東坡之詩亦曰每憐蓴菜下鹽豉又曰肯
將鹽豉下蓴羹殊不知未下末下也當時誤寫未字
井千里皆蘇州地名出圖經詩錄今呼蘇人爲鹽豉蠻蓴乃
吳羹誠有爲也又如頡羹乃潁川地名出學林新編予聞
河南某縣有東不羹想即是也今人
以漢祖困嫂不與之羹故以其名封說也

同時姓名相同

召平有三人一爲秦東陵侯種瓜者一爲去聲陳勝徇廣陵者見項籍傳一爲齊王相者見齊哀王傳皆戰國時人漢武帝王夔朱買臣元帝時有尚書左僕射王夔武昌太守朱買臣章帝時貢禹高祖時亦有謁者貢禹張禹字子文安昌侯又一張禹字伯達襄國人太尉陳咸字子康相人御史中丞萬年子也一陳咸涇人成哀間尚書出僧孫陳寵傳一王莽右將軍出燕刺王旦傳一王莽纂漢者也此皆漢時人也又晉時有吳隆將孫秀見賈充傳又趙王倫有嬖人孫秀見陶侃傳晉武帝之舅名王愷與石崇爭侈安帝時又有丹陽尹王愷武帝時有劉毅晉末又有一劉毅晉本紀有彭城內史周撫又王敦傳中有周撫爲將者此皆晉人也若夫姓名相同而世不同者如董仲舒王珪不可枚舉若前數人因其同世錄出令人可以別白若隨筆所紀父子公孫名字相同則誠可惡又不足論也

宋詩禁

宋寶慶中史彌遠廢立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江湖詩人與善者則刊江湖集以售有劉後村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蓋哀濟邸而諂彌遠也本用劉屏山汴京卽事詩曰空嗟覆鼎誤前朝骨朽人間駡未消夜月池臺王傅宅春風楊柳太師橋之句又教臞庵陶孫爲太學生時以詩痛趙忠定丞相之死或嫁秋雨春風之句爲陶孫所作韓侂胄下吏捕之二公遂俱得罪詩學因是以禁此諸家傳記之說也昨見齊東野語又云當時李孝知爲言官與曾極有讐欲坐罪無由會江湖集中有極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又改秋雨春風爲極詩并劾之子意刊集或不可改名劉某亦難於劾也不知公謹相近當時何以言之想卽嫁陶孫之意聞之不深察爾

酒錢元俗

風俗溺人難於變也尚矣我國家一洗其弊宜盡革之然予嘗觀紀元諸事之書多有同於今時者畧述二二以見因襲之風難變也如設酒則每桌五果五

按五蔬菜湯食非五則七酒行無算另置酒桌於兩
楹之間排列壺盞馬孟想即
禮但元進爵之時多一半跪耳此酒之事事同也如
今之折孟及把盞尊卑行跪
取錢之言初見官府曰拜見錢白手取人曰撒花錢
逢節送禮曰追節錢管一事而索錢曰常例錢迎送
諸事曰人情錢覓得錢多曰得手但公事錢多因論
訴而命名則與今不同也又如全眞教白蓮教回回
教尼姑教亦元時之所尚者

阿堵僚倒

阿堵當時方言若今之這裏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
特試之以錢繞床使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顧愷之
每畫人成多不點睛請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間後
人遂以錢爲阿堵眼爲阿堵每以語人人尚疑之昨
見雲谷雜記又引殷浩見佛經曰理亦應阿堵止桓
溫同謝安王坦之登新亭大陳兵衛欲於座上害安
安舉目遍歷曰諸君恢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
著阿堵輩援此爲證其義尤明可知當時之方言也
又潦倒乃醞籍也俗人以爲不偶誤矣如史云宋武

帝舉止行事似劉秀之此非醞籍深倒士耶又北史
崔瞻傳云容止醞籍者爲深倒生可見矣

龍礪子

龍礪子魏程曉詩云今世龍礪子觸熱到人家謂不
曉事之意

楊鍼崖詩

元江西儒學提舉楊維禎廉夫號鍼崖博學能文山
陰人也元季張士誠開宏文館固延致之廉夫心知
其異圖也至無一字一語終日酒酣臥睡一日朝廷
頒酒於士誠廉夫以指畫桌一絕云山前日日風
塵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風塵如此酒老夫懷抱
幾時開張見之知終不就遂放歸至天朝革命又令
近臣促入京師廉夫托疾固辭知不可得也作詩絕
死其詩曰天子來徵老秀才秀才懶下讀書臺商山
肯爲秦嬰出黃石終從孺子來太守免勞堂下拜使
臣且向日邊回袖中一管春秋筆不爲傍人取次裁
二詩事熟誦人口然考其貝廷臣所作之傳則廉夫
於士誠處未嘗到也曾獻五論并復書直詆所用非

人洪武三年正月又嘗至京師有疾回與此不同或者廷臣之傳尚當信也其號鐵崖初居吾杭鐵冶嶺後號鐵笛至淞江得莫冶所製鐵笛因二詩并識

馬夏畫

太宗嘗言夏珪馬遠之畫乃殘山剩水宋偏安之物今馬夏成堂大軸亦少見矣所見者孤峰獨樹景無重山疊水曲折之妙眞可謂至言如中州集無全首好者正詩文關國運也

詩詔出處

永東日記所錄皇宋第十六龍飛之詩以爲不知何人所作宋遺事所引虞集草詔語不著出處一則閻儒余應筆一則錢塘瞿宗吉詩話

飛來峰

杭飛來峰在兩山之最秀者其名因晉咸和元年西天僧慧理登此嘆曰此是中天竺靈鷲之小峰不知何年飛來至今名之記憶說郛中不知何書所載以爲越王時飛來不知何據也又有人作一對云飛峰之說一動不如一靜念佛求人不如求已亦佳飛峰之說

恐亦荒唐後世又於峰洞中多鐫佛像以鎮慮復飛去此尤荒唐之甚也

章草

章草者漢元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繼而杜操皇象張芝始變草法以書此章故曰章草宋羅願常言之急就章矣世因不知急就章而併此懵然況數說混淆莫之辯正今畧爲明之張懷瓘書斷曰建中初杜操善草書章帝喜之令上表亦作草書故曰章草又謂蕭子雲曰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蔇法非也又引王愔以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漢俗簡隋漸以行是也據此則首相凝或謂之書斷可乎近世又以法帖首千文辰宿等八十四字以爲漢章帝所書遂爲章草然黃山谷米元章俱辯爲謬明矣復曰可通於章奏者即懷瓘意也不知何據且章帝喜杜書令之草表庶有可通豈一槩章奏可草哉黃伯思法帖刊誤云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猶古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者當在草書先若章帝者但謂之草又曰本無章名因漢杜操善此書章帝

稱之故後世目焉今卷首偶章草便以爲章帝書謬矣此雖似明白猶未纖悉其義何也本無章名以下即前二說不必辯矣其曰分波磔者爲章草蓋由杜操皇象張芝方草書急就後惟黃之本傳焉黃多波磔今以分波磔者即曰章草使張杜之本亦傳未可即以波磔者名之也觀法帖張書可知矣其曰猶古隸之生今正書蓋史游取倉頡篇中正字作急就章正字者古眞書也秦人王次仲以古書方廣加少波磔是爲八分而皇象特少變八分而草之耳故多波磔故曰解散隸體觀姜白石書譜亦曰學章者先取法於皇象張芝則結體平正然後變效右軍之變化奇崛豈非尚在草書之先耶其謬加章帝名者又可謂之章草耶如此則章方明而書之來歷亦庶幾也

七十二候不同

晉解七十二候於天地類矣其文載於管子淮南子夏小正汲冢書呂氏春秋經傳通解與今歷五各小有不同或文殊而事同或意殊而理一或因引解他事而說一二字未若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

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歷迺有不同處或古今
果與今之不同耶錄之以備博識參考雷乃發聲下
有芍藥榮田鳳化爲鴛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仲夏小暑至半夏生仲
生苦菜秀仲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
木槿榮蟄蟲坯戶下有景天華

辯證類

宋陵遺骼考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宋陵遺骼事較耕錄載唐玉潛林景曦爲收諸陵之
骨而葬之其事蹟必實葢因丙子元兵下江南戊寅
年發陵則庶事草創而妖髡肆惡各人著傳之明白
也惟辨其詩之相同或傳訛爲二及冬青樹之不可
移於永嘉也又引癸辛雜志云至元乙酉楊髡發宋

諸陵以理宗之首倒懸三日而失之陶則辨其丙子至乙酉將十載則版圖已定法制已明安得有此不知雜志言發陵乃托他人占地爲名因發諸陵取寶若唐林二人所收之骨未必皆眞而羅陵使所收必多也盖羅卽在其地而唐林倩人此可知矣予又嘗讀宋學士文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攝楊璉眞伽與丞相桑哥表裏爲姦明年乙酉正月請奏如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塔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頂以爲飲器大明洪武二年戊申正月戊午皇帝御劄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義移北平大都督府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沒納監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據此則又決有斯事意其發則發塋自塋塋於永嘉者無也而羅之火化者必多焉理宗之首亦必然矣但輟耕以二傳不紀歲月與雜志不同疑以爲無近墨談因鎮塔事查考諸書之

年月辯以周葦窻正當宋末元初之人紀之必眞此則甚爲有理且二傳傳聞而成抄錄於陶又或錯書未可知也況僧名各書亦自不同者抑亦謂可疑耶但托人占地而發陵與奏請者實異然年月却又相同此則必不疑矣塋骨化骨事子之所見或者決然

避諱

避諱之說有幾臣下避君上之諱理也如漢祖諱邦舊史以邦爲國魏文帝諱昭以昭君爲明君唐祖諱虎以武爲虎已矣又凡言虎率改爲猛獸可乎或去一字如齊太祖諱道成師道淵止稱師淵或因一字而全文易之如唐代宗諱豫以豫章爲鍾陵著預爲山藥已矣或拆其一字如晉高祖諱敬瑭拆敬字爲文氏荀氏可乎或避字之外又避其音如宋高宗諱構勾鉤苟皆避之仁宗諱禎眞貞徵俱避之隨筆中載有五十字之避之說是何理耶子孫避祖考之諱理也如淮南王父諱長淮南子凡言長處悉曰脩蘇子瞻祖諱序故以敘爲序可也而范曄以父名泰而不拜太子詹事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而辭著作郎以

至劉溫叟父名樂而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岱徐積
父名石而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踐之此可謂不
近人情不知諱文潞勢秉機之誚矣後人避前賢之
諱亦理也如元稹改陽城驛爲避賢驛可矣鄭誠改
浩然亭爲孟亭已覺有碍以至皇后家諱僭王父之
諱亦欲避之如則天后父名華改華州爲泰州章憲
太后父名通改通判爲同判朱溫父名誠以其類戊
戌已爲武已楊行密父名忠與夫同音而於御史
大夫光祿大夫直去夫字此皆眞可笑而可尤者也

況古人避諱改字又有義焉如司馬遷父名談改談
爲同漢帝名莊改莊爲嚴殊不知談莊古與同嚴一
音所以取也豈後之謬哉昨吾府知府名仕賢而照
磨亦名仕賢子曰改於僉公座時似有同名之嫌乎
照磨曰嘗欲改之太守以參掾廷尚文忌二名之嫌
汝父命之今爲長官改之可乎因知今之過于前代

海紅花

世俗每云紛紜不靖爲海紅花吾友王蔭伯家有一本即
不靖之意亦未知海紅花今人不惟不知紛紜

山茶花也但朶小而花瓣不大放開其葉與花叢雜
蓬茲不見枝幹眞可謂紛紜不靖也自十二月開至
二月故劉菊庄詩云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晝
遲遲牛深牛淺東風裏好似餘脂帶雪枝又世傳一
種寶珠花亦肖山茶但花極紅而葉極綠間雜甚可
愛也殊不知亦山茶也故古詩有淺爲玉茗深都勝
大曰山茶小海紅則知今寶珠乃都勝粉紅者爲玉
茗大朶爲山茶小朶爲海紅矣若格物論所載其名
尚多然耳目所接不過四種觀其論曰皆粉紅色是

耳惜楊升庵於丹鉛亦曰未詳爲何花

考古圖

鐵圍山叢談載考古圖乃李公麟伯時所著今考古
圖乃呂大臨者意元豐至元祐年既不遠大臨亦非
盜人之名者況有蔡絛之序可證或另有一書不可
知

坡居差記

深雪偶談紀東坡居陽羨士人邵民瞻爲之買宅坡
卜吉入居有日後同卻行聞老嫗之哭而問之嫗曰

百年之宅因子不肖一旦售人吾今日還徙故泣也
遂焚券還之然既曰卜吉入居矣何又曰今還徙耶
即使上文言差坡翁故不識賣主矣邨不識耶邨或
不識其老嫗矣不識其居耶且邨又推扉而見老嫗
何茫然亦蒼坡憫其泣而問耶前後文義乖錯言非
遺逸事必紀悞無疑

用字不同

古之列國制字各有不同古之治經各有師承或尊
其師之所傳或因其地之所傳以成一家之學故字

有不同也如伏羲一人也而繫辭世紀作包犧漢律
歷志作炮犧通歷作庖犧左昭公十七年注莊子大
宗師揚子問道班固東都賦皆作伏羲揚雄傳作宓
犧後漢邊韶傳作義皇荀子成相作伏戲前漢作
宓戲嗚呼一辭也漢五行志作烏乎孔光傳作嗚呼
董賢傳禮記大學並作於戲詩烈文作於乎如萱草
一物也毛詩用諼字韓詩外傳嵇康養生論用萱字
阮籍詠懷詩用諠字說文用藼蔓蔓此三字至於後
世俗儒往往訓釋又差者秦昌朝字譜故云案五方

之俗言語不同歷時既久則有不相通曉者毋足怪也許愼說文之後又有玉篇廣韻類篇集韻等字書愈廣率皆兼載俗書讀其書者往往不知本始惟觀許愼說文解字可以槩見

蔡京詞

予舊讀說郛中蔡元長臨卒前一日之詞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回玉殿幾度宣麻只因貪寵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意無此調亦不成語況蔡死時止年八十此必惡之者托名爲之也後見宣和遺事載京之事亦有此詞乃西江月也較之小說者反是後月餘而京卒亦可謂識也

遺事詞曰八十衰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　金殿五會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漫繁華到此翻成夢話

釣齊辭耕富春詞

予讀漢嚴光傳曰披羊裘釣齊澤中後不屈歸耕富春山今以釣臺在富春恐非也故嘗考其事起於梁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石平

可坐十人名爲釣壇盛於唐梁肅釣臺碑曰過富春訪先生遺跡則釣臺在焉宋范仲淹立祠祀之後人遂名今閣其地兩石對峙自水至石數十丈高也野王所志不言兩臺對峙而曰石平可坐十人是止一處耳則左右之石將孰是耶梁范二公又因野王之志而爲碑爲祠殊不知此野王不深思考索急欲崇尚高節遂以其地似臺之石而志焉故宋程準有詩云高臺豈是釣魚處要與人間學避名正此意也又嘗考朱之蕃廣云孫公守是邦首疑范文正既爲先生立祠而碑刻不著搜訪久之乃得唐與元中戶部郎崔儒所爲紀於頹垣間果言有田可力耕而田且不存命吏登山巔求之深谷斫然開爲平疇有泉注之大旱不枯表二百畝史所謂耕於富春山者即此也詰其主名則爲勢家所有公欲捐公帑以歸田卒不從作詩傷之名曰浩嘆元黃縉有記云是時齊爲郡而非國遺跡漫不可考據是二說則臺處誠耕之地釣處不可考矣又豈非一明證也歟

小說

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
奇惟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廻之後門云話說
趙宋某年間閒淘眞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眞宗
帝四帝仁宗有道君國初瞿存齋過汴之詩有陌頭
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皆指宋也若夫近時
蘇刻幾十家小說者乃文章家之一體詩話傳記之
流也又非如此之小說

古今註

幼惟知崔豹古今註後知伏虔亦有而曰華子又推

廣崔註者亦同名張顯又有古今訓故釋書文多不
同

殿名

殿名多取尊崇字樣然光武時車駕入洛幸却飛殿
馬廖待罪銅柱唐太宗宴五品於飛霜皆非似殿

咬咀

本草序例上咬咀二字乃是粗末中吹去細末令均
故字從口謂此亦未當不若今細切之如咬咀吹者
之調和也其文亦易曉臣禹錫等看詳咬咀卽上文

細切之義與唐註商量斟酌胥失之矣序例中又謂有合味之意亦非此蓋又不與韓文舍英咀華同也

蘇杭湖

諺曰上說天堂下說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解者以湖不逮於杭是矣又解蘇在杭前乃因樂天之詩曰雪川湖州殊冷僻茂苑蘇州大繁雄惟有錢塘郡閑忙正適中之故予以諺語因欲押韻故先蘇而後杭解者以白詩證之錯矣殊不思諺非唐時語也杭在唐尚僻在一隅未顯何可相並蘇自春秋以來顯顯於吳越杭惟入宋以後繁華最盛則蘇又不可及也觀蘇杭舊聞舊事可知矣若以錢糧論之則蘇十倍於杭此又當知

宋駱詩

杭靈隱寺鷲嶺鬱岧嶤之詩乃唐駱賓王集中所載然有一二字不同不能別其爲誰所作獨劉文安定公之集云初起二句乃宋之問詩宋吟之而久無下韻賓王隔壁朗吟續以終篇之問大駭明發求見則遁矣是知一首二人成之故兩繫焉世所傳誦者如

此然太平廣記又載宋之問於靈隱夜吟未就聞有人云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不知何人有識者曰此駱賓王也似此駱則二句矣予又見一書云之問正吟遇老僧於殿燈之間應聲成之後知賓王據後二書兩人皆相見矣平日素知不應又有何人之問及劉文安之說也若只文安廣記之說後世又不傳駱之爲僧也詩亦未必名繫之也書俟博識

古字

古字多矣不及錄出但如茲烟針碁栖等飢个等字

世每以爲省筆者不知反是古字

西王母考

西王母之事由汲冢周書穆王乘八駿西巡狩宴瑤池而捧王母之觴又漢武外傳亦以七夕會於甘泉王母捧仙桃而降因此二說至今傳之殊不知汲冢周書乃僞書也因穆王巡狩忘反故爲此說而武帝又好神仙封禪之事是以彼此傳會如此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賈誼新書修政語言乘西見王母訓東及於渠叟北中幽都漢貳師將軍

西伐宛斬王母寡之頭觀此則王母乃西方昏荒之國猶國名女亦人姓胡毋其實無此婦人也不然則堯之所見貳師所伐亦可謂之婦人乎又嘗考之山海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又有三足烏主給使在崑崙墟郭璞註穆天子傳曰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蓋荒裔之國多與鳥獸遊處而奇形怪狀恐或有是未聞有所謂仙桃瑤觴美人侍女綽約流盼之態也涇州回山有王母宮宋學士陶穀撰記不爲辨而反欲躋之祀與其與曹彬下江南之意異矣然而文章鉅公往往引用不置蓋亦未之考也乎

禹碑釋文

禹碑釋文楊殿元蔣陽生俱有刻矣但十餘字不同據遊宦紀聞云癸酉二字難識二公皆未釋之似雖有人心之靈萬里相符之妙然則癸酉二字無耶無則此碑今據紀聞而明紀聞亦爲者耶殊不知字特奇古非秦漢以下碑文之可證不過擬其形似者釋之耳如鼓廬山紫霄峰刻法帖禹書亦皆不類是所

謂古書不必同文意也子因二字欠釋及以此二字
楊曰非古文語似矣子意楊釋爲久旅尤非古文語
蓋忘家卽久旅矣不若依舊則形象庶幾耳故擬其
相似者更其十一字亦庶幾文義之通也書之於左
仍以二公所釋各註於下以俟博古君子若夫辨非
禹碑及翻刻來歷自有尚書顧東橋太守季彭山諸
說在焉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水州 楊曰降 沈曰趣 楊曰渚 與 沈楊俱
與 沈楊俱曰登 鳥獸文 沈楊俱曰之 行 沈楊俱曰門 參身若 沈楊俱曰
鯀 楊流 沈曰 祈 沈楊俱曰而 明 沈楊俱曰發 沈楊俱曰爾 以 沈楊俱曰
久 楊曰此旅 忘家宿岳 楊曰麓 疑智 營形 折心 岡弗辰 楊曰
長 往求平定 楊曰獄 泰衢宗 楊曰疏事 褒勞錫 沈楊俱曰餘 伸禋
巽 楊曰巽 塞昏徙南 沈曰 瀆 沈曰 衍 沈楊俱曰冒 亮 沈曰
道 沈楊俱曰其 寧 沈曰 嵐 沈曰 飭 舞永 沈曰 奔

不能爲人

今人嘲不生子曰不能爲人不知漢時已有是語樊
噲傳荒侯家舍人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令
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實非荒侯子

孫皓荅人不同

十三國春秋云晉武帝與侍中王濟奕濟問孫皓聞
君在吳剝人面刖人足有之乎皓曰人臣失禮於君
者則如是濟時仲足局下矍然收之晉史綱目俱同
獨少微鑑又改王濟爲賈充劍人面爲鑿人目人臣
弒君不忠者則如是伸足收之則無也以是論之答
賈充甚當而濟足事微對君或不坐史之不同如是
此之謂未可盡信也歟

鎮海樓

吾杭之譙樓即五代時吳越錢王之所建也名朝天
門者蓋瞻望於上以禮汴京故名之也後元改爲拱
北子昂有拱北樓詩洪武初參知政事劉公王公改
名來遠術者張乘槎曰三日內主有哀喪之事至期
王公之母暴卒劉公又以壓日紙邊坐罪王公乃延
槎問故槎曰來字似喪字形遠字似哀字形也況遠
字二點相續乃淚點也公命槎易之改名曰鎮海由
其地也今不知者以成化間火過而改名非也

女人纏足蠟鬢

女人纏足起于後唐後主宮人窅娘蠟鬢始于魏帝

宮女莫瓊樹

詩句偶同

琵琶記內白樂天詩句已有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緣何得入來唐薛惟翰詩春女懶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花開兒家門戶尋常閉春色因何得入來金石抹世勣紙爲詩有果物戲人人戲物爲風乘我我乘風同時黃諷題齊物堂亦云果蝶夢周周夢蝶爲風乘我我乘風是皆可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也

端疋大兩一字

今人凡以布帛一疋爲一端殊不知一端則半疋也按左傳幣錦二兩註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疋也二兩二疋矣藥方中一大兩今之三兩也蓋隋合三兩稱一大兩一字者卽錢文之一字蓋二分半也

舍利

舍利子每每聞人曰某處殿某處塔有之又曰雖有之欲去卽去乃神物也予隣有比丘尼菴天順中一

尼坐化焚時煉出此物云如大風又云試以童男女髮即可引綴於上皆不知果否今據數說于左霏雪錄以佛之遺骨通名舍利光明經云舍利是戒定慧所熏修甚難得者福田大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法身舍利又云有三種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佛舍利鎚擊不碎弟子舍利鎚即碎也龍舒心經又云舍利子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似舍利弗鳥之眼故名之或曰舍利鷲鳥之眼故稱云諸說似皆得其一支龍舒經之言或又因舍利之名故云子意舍利不過是釋家修真煉攝心精氣所結成者如石中之水晶木中之膏液仙家之聖胎衲鎚擊不碎孫權會試之欲去即去恐非也因未之見故據數說于右

紙鳶

紙鳶本五代漢隱帝與李業所造爲宮中之戲者見李業傳而紀原以韓信爲陳豨造放以量未央宮之遠近又曰侯景攻梁臺城內外斷絕羊侃令小兒放紙鳶藏詔於中以達援軍竝說俱不見史且無理焉線之

高下豈可計地之遠近羊侃又何必令小兒放之放之而紙鳶之墜又可必在於援軍地耶其爲李業所始無疑俗曰鴟子者鷂乃墊鳥飛不太高擬今紙鳶之不起者曰風箏者乃古殿閣之簷鈴爾借以名今之帶絃之紙鳶也各有意義風箏風琴丹鉛總論辨之明矣

玉蕊卽瓊花

雍錄辨梔子花卽玉蕊花改之爲山礬者王荊公以其花葉可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之故野客叢書又載揚州后土廟玉蕊花序文以玉蕊卽瓊花也改之爲瓊花者宋王元之更之也予意瓊花在宋極名之勝今作書與序者又皆宋人必不差矣使果一種則梔子江南到處有之胡爲至貴而揚州者名傳今古耶及考楊忘謂瓊花或云唐植今雍錄亦以玉蕊唐惟長安一株元白等賦詩貴重又曰花白心黃三四月間開時芬芳滿野高可數丈意卽今之梔子千葉者耶但花大樹高如粉團爾不然何二書相符後世不傳惜江南不伐之爲薪卽折之爲笆未能愛

護使高大也況生於陝移於揚沐在彼亦自爲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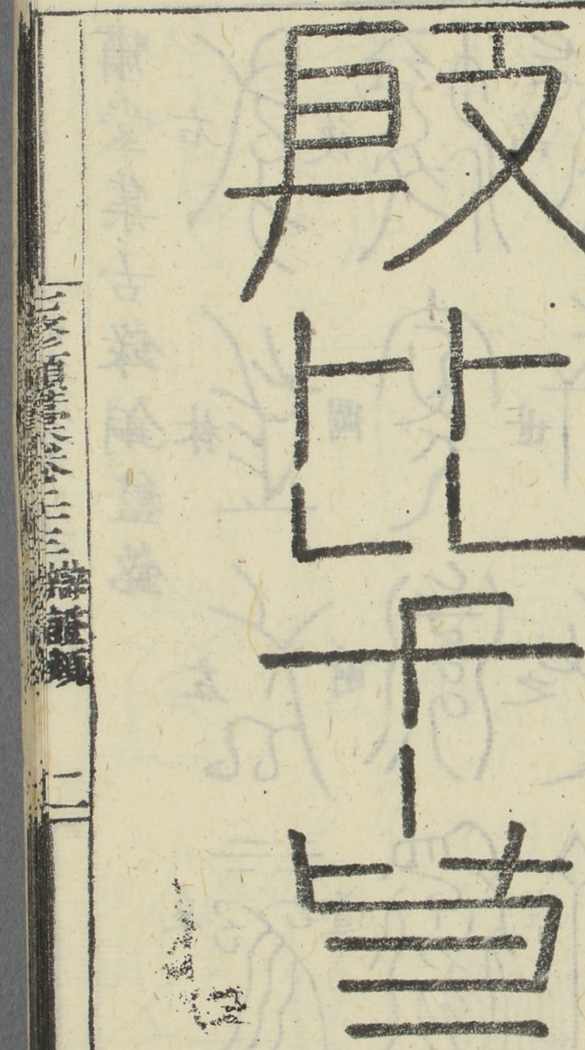
但齊東野語以色微黃似與薔錄一樹瓏鬆玉刻成小有間也昨見宋畫瓊花眞似野八仙但多一頭九朶簇成者然不知孰是

辯證類

比干墓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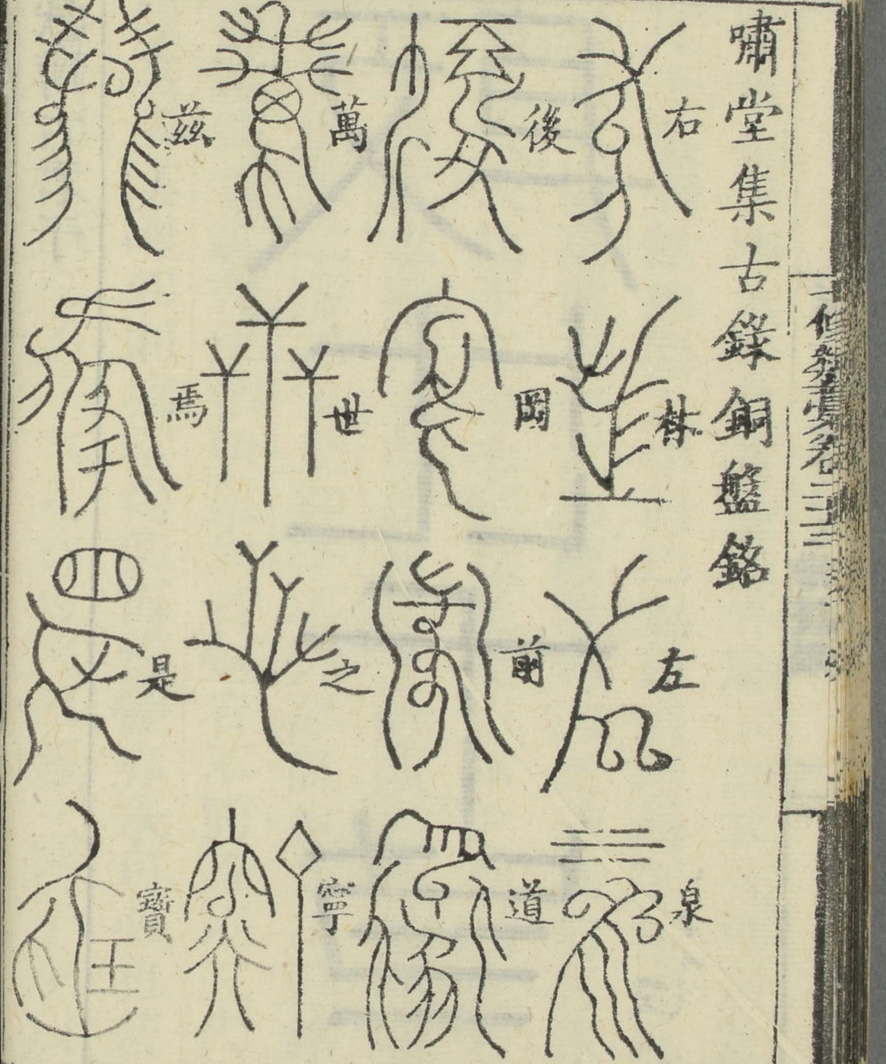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比干墓在衛輝府汲縣西北十五里舊府志云墓前有殷比干墓四字石斷字缺世以爲孔子書諒今亡矣見舊搨本體勢與周穆王吉日癸巳類雖非先聖所書諒爲古筆無疑秦觀以爲唐人書丹鉛續論以陶潛有贊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似又不是而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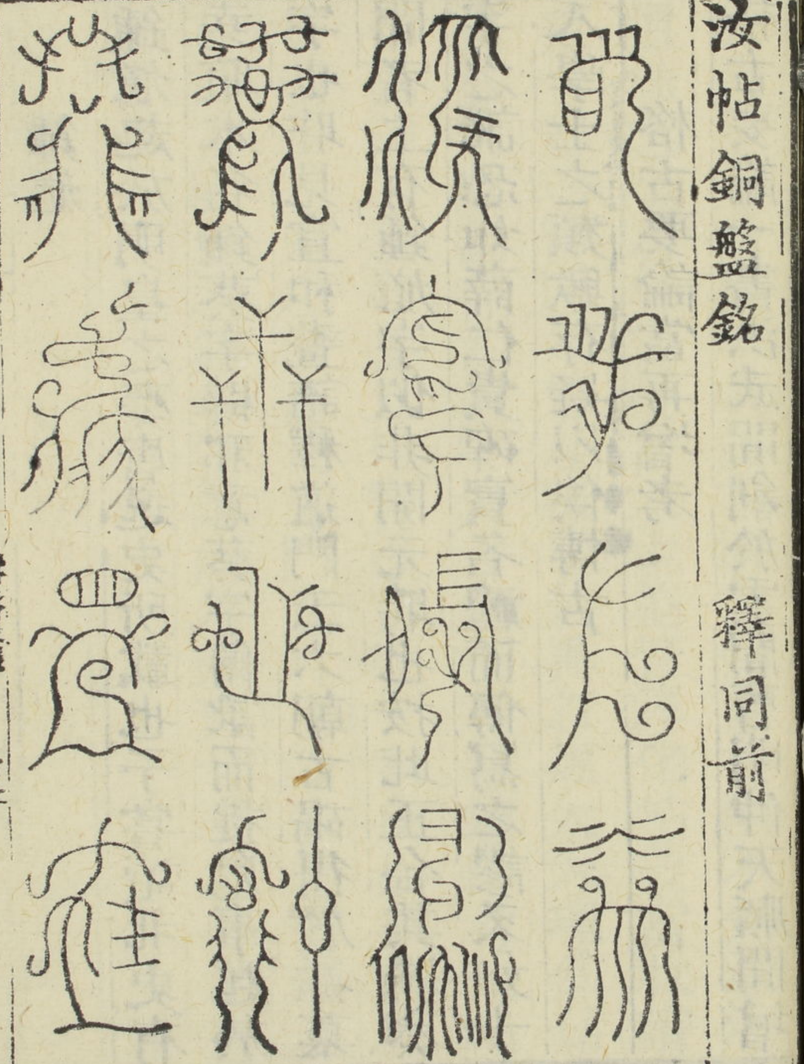


子者也但陶集未見其贊諒升庵不謬其先聖所纂比干墓銅盤銘開元中固已爲耕者所得不傳矣此外再不聞墓前有何古刻續博物志又云墓前有隸刻商大夫比干之墓七字意此漢以下之刻歟故宋李石言之也昨得本朝所編比干錄讀之又缺此隸字不識錄之者之未全抑李石之謬記也且銅盤銘嘯堂集古錄并汝帖所摹刻者迥有不同證以三代欵識秦漢碑刻則嘯堂尚似而舊體亦未可必也若今所傳差識左右字本尤爲可笑因摹三篆于左以

嘯堂集古錄 銅盤銘



汝帖銅盤銘



釋同前

鍾馗

鍾馗起於明皇之夢唐逸史所載也予嘗讀北史有堯暄本名鍾葵字降邪意葵字傳訛而捉鬼事起於宇也昨見宣和畫譜釋道門云六朝古碣得於墟墓間者上有鍾馗字似非開元時也按此正合其時葵字之訛恐如薛仁貴碑實名禮而傳寫之謬又如十八學士之類歟存疑以俟博古

格古要論

格古要論當再增考

格古要論一書洪武間創於雲間曹明仲天順間增於吉水王功載考收俗亦博矣偶爾檢閱不無滄海遺珠之嘆若琴論後當入古筆管淳化帖後當收譜系一卷珍寶門欠楚母綠聖鋮異石類欠大理仙姑異木欠伽藍香古銅中欠古鏡布刀等錢雜考欠剛卯紙論欠藏經箋且珍寶後當設一羽皮如狐貉孔雀翡翠豹兕之類而文房門豈可不論宋元書刻至於博古圖中之器各省誌內之刻又一考之必尤有所增也

僊儷

俗云僕儸演義謂幹辦集事之稱海篇訓儸字曰健而不德據是二說皆狡猾能事意也然未見其出處昨讀五代史劉銖傳有曰諸君可謂僕儸兒則知來亦遠矣

輪扁管仲

莊子載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釋椎鑿問公曰所讀何言公曰聖人之言扁曰古人糟粕耳公曰輪人安得議乎有說生無說死扁曰以臣事觀之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古之人死矣君所讀者糟粕耳又韓詩外傳載楚成王讀書殿上輪扁作而問曰君所讀何書成王曰先聖之書扁曰以臣輪言之規爲圓矩爲方此可付乎子孫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禮不可得而傳也則凡所傳糟粕耳然二文不同而義則一但楚成齊桓未知孰是予意莊子尚近韓則漢人也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疾甚矣不幸不起政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何如云盡管仲遂卒此管子書之言也劉向說苑又曰鮑叔死管

仲舉上祉而哭之泣如雨下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
仲曰非子所知以管子所載則鮑叔死在仲後而說
苑又言鮑叔前死矣三說尚當從管子蓋劉向傳聞
之言也

三傑四傑

世知張良蕭韓爲三傑而不知唐丞相宋璟張說太
子少傅源乾曜同日拜官明皇賜三傑詩時號三傑
宋程顥爲鄠縣簿張山甫爲武功簿朱光庭爲萬年
簿關中號爲三傑世知王楊盧駱爲四傑而不知朱
之韓范富歐亦號四傑見范文正集序

聖賢鬚目

國朝何待郎孟春餘冬序錄載黃伯固曰偶考聖像
無鬚惟宋廟小影爲眞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鬚髯
而天下王侯不以此少其敬子嘗讀其書文非此意
而伯固之言不知何在但孔譜中吾夫子四十二表
形容盡矣鬚多如此而獨不言者得無疑乎或伯固
之言有據也又讀朱子文集見其答林德夫劉季章
等書云今左目已不可治又願侵右目矣又曰左目

已盲右目亦漸昏數日矣紛紛言左目失明處多也
今年譜但言有足疾而不言目疾此誠闕典也大聖
賢之儀形寧有不知可以想像之耶至於建中靖國
間倒復舊官山谷有詩十首其一爲東坡云陽城論
事蓋當世陸贄草詔傾諸公翰林若要眞學士喚取
儋州頰鬚翁則知坡老無鬚髯矣又其妹戲坡曰欲
扣齒牙無處覓只聞毛裏有聲傳則多鬚矣因亦附
記耳

郭張不當錄

滁陽王之子某雖同太祖取和州而戰沒張天佑亦
同太祖取和陽太平分築其城敗元太子平章等然
彼時滁陽尙在爲主事屬滁陽郭張并我太祖不過
俱在其麾下耳二人無一事曾受命於太祖也何可
入功臣錄中

烏尨

詩曰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爾雅曰尨狗也然尨
字今俗讀龍字非也唐武后時藥王韋善俊有犬名
烏尨蓋黑狗也元稹贈韓致光詩皆有烏尨語今人以

張然殺奴事得犬之力遂以拜犬爲烏龍卽爲龍字
尤可笑

懪子秋風

蘇杭呼痴人爲懪（友字平聲）子累見人又或書獃駭（音呆）字雖知書如杭徐伯齡亦以懪字爲是子考玉篇衆書無懪獃二字獨駭字說文云馬行佹而韻會云病也癡也凡痴駭字皆作駭獨海篇載懪獃二字亦曰義同駭字是知懪獃皆俗字也嘗聞小兒云阿懪雨落走進屋裏來又讀程泰之演繁露鄭獬字毅夫守

江陵作樂亭記有頌云我是蘇州監本獃與爺祝壽獻棺材近來髮髻知人事雨落還歸屋裏來又知亦有來歷又俗以于人云打秋風子累思不得其義偶於友人處見米芾札有此二字風乃豐熟之豐然後知二字有理而來歷亦遠

世說新語記事多謬

蘇峻之亂因庾亮輕下詔徵之既而下石頭朝廷傾覆亮奔溫嶠嶠勸亮見陶侃蓋時起義兵而衆推侃爲盟主也侃意正欲誅亮以謝天下亮猶豫不敢此

事重出其一曰溫云溪徇我所悉知卿但見之因而
陶見庾貌丰姿神爽遂改觀歡宴終日一曰卿但遙
拜保無他也陶見之不覺釋然殊不思陶乃尚事功
而厭清談飲有限而鄙時流者豈丰姿神爽使能改
欲誅之意見得歡宴終日耶又使遙拜保無他亮亦
天子以下一人此言輕可語之耶陶傳自云庾詣拜
謝陶曰元規乃拜士行耶此足以見其實也況二條
自相矛盾若望蔡是謝琰居官地名註為琰之小字
琰之小字未嫥也王敦與錢鳳謀逆夜為王允之所
聞允之吐被酣睡記為王右軍者紛紛不一又如劉
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王長史酒
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文俱重出
此類尤甚但此書以清談奇謔高尚類敏之事為主
故多取於晉者似不作可也

四皓考

按陳留志云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襄邑人常居
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
夏里修道故號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秦伯之

後姓周名術字元道號曰霸上先生却欠綺里季皇甫謐高士傳載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四人詳矣然索隱亦引陳留志則園公又欠名黃公更廓曰廣鄧志又以黃公姓黃蘇州志又載角里先生宅在太湖中今包山有角里村是其處也子以索隱既引陳留志欠園公之名失焉也廓與廣同姓黃非崔文義順也角里既稱秦伯之後必蘇人或寓居於鄫也或者又疑此四人爲無有以其能隱於秦者漢初一書即肯來耶是張良假之者也後不言之可知矣予又意不應各書詳載如此而齊東野語復辨如彼東觀餘論又辨園當作圈最詳則尙當有之也又北齊徐伯珍弟兄四人白首相對亦號四皓

船

舟之名多矣未聞有舟之神名梁簡文船神記謂名鴻耳北戶錄又呼爲孟公孟姥古有輯濯丞印輯濯舟官名

漢字會意錯

鄭重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云意猶言頻煩

世以尊重會之偃蹇相如子虛賦掉指撟以偃蹇兮
註曰委曲貌世以不得意會之皆誤矣乾沒張湯傳
始爲小吏乾沒師古曰乾音干遂以財貨干人而沒
之又以干心沒入官也殊不知射利成敗故如淳曰
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也陰重周仁傳
其人陰重不泄謂暗密性重而不泄人言或以爲陰
囊重大而不泄可笑可笑

諺語解

[illegible]踏取桔槹取水之義上以手挽而入下以脚踏

而出謂其轉轉不散亂也借人之難理會意邋遢
音塔海篇云行歪貌借爲人鄙猥糊塗意也[illegible]歌字平聲[illegible]
遮二字雖海篇亦不載今俗字集上有之謂作事軒
昂太過之意予有雜字一冊乃宋刻也似此等語皆
出宋時故山谷集中有[illegible]音拿讀上聲苴音鮓傷音熕音
儳音[illegible]銑反充仲[illegible]蘚蘚反等字多謂蜀語也義皆如今時
之解但傷儳謂物不齊也海篇亦曰惡也不知何意
措大爲秀才者以其舉措大道也

銷金鍋

吾杭西湖盛起於唐至南宋建都則遊人仕女畫舫
笙歌日費萬金盛之至矣時人目爲銷金鍋相傳到
今然未見其出處也昨見一竹枝詞乃元人上饒熊
蓮德所作乃知果有此語詞云銷金鍋邊瑪瑙坡爭
似儂家春最多蝴蝶滿園飛不去好花紅到剪春羅

銅柱考

銅柱漢馬援所立在交趾聞今石培其下唐南蠻傳
云明皇時詔何履光定南詔取安寧城及鹽井復立
馬援銅柱又史云元和中馬摠爲安南都護又建二
銅柱於故處著唐德以表伏波之裔五代史云天福
間楚馬希範平羣蠻自謂伏波之後立銅柱於溪州
共四次也太平御覽俞益期牋曰馬文淵昔立銅柱
於林邑遺兵數十號曰馬流今柱沒海中賴此民以
識故處水經注同據此則今所有必何履光馬摠者也故
云復立故處希範者又在溪州矣若今大理府者乃
鐵柱也每歲民帖金以邀福故俗銅此蒙氏所立又
訛聞有識云銅柱折交人滅此必指伏波所立之地
耳

昔宋太史景濂辨廉仁公勤四箴乃王邁實之之作但西山愛此四銘特揭座右自道松雪誤言爲西山之作世遂成說也辯證甚悉今西山集第二十卷中果自言其所以奈何一說之後雖名人學士不復知也如杜律虞註乃元季京口進士張伯誠所註今山西所刻七言註解黃海亭後跋已悉之矣剪燈新話乃楊廉夫所著惟後秋香亭記乃瞿宗吉撰也觀其詞氣不類可知矣香奩集鄙褻者非楊廉夫乃韓致光之詩然三者非欲借重於人則一時誤亦到今尚有未知者

堂帽唐祭

今之紗帽即唐之軟巾朝制但用硬盔列於廟堂謂之堂帽對私而言非唐帽也唐則稱巾耳宗廟之路曰唐謂設祭於廟之中道故云唐祭非堂祭也

夫子貌似陽虎

予畏于匡註以貌似陽虎欠註貌之所以似者夫子如蒙俱虎亦如蒙俱故也緯書以爲非貌似陽虎陽

虎豕臣顏高後爲孔子弟子因御車於前匡人見而
欲誅之恐非也

孔溪不知詩義

慶歷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大雪會飲歌文忠席上有
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之詩孔溪談苑
以爲似爭鬧也且引韓昌黎赴燕裴度詩爲證殊不
知韓詩亦有諷意如曰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正
見清時乃可窮勝事也又如白樂天雪讌有豈如閨
鄉獄中有凍死囚杜子美雪安陪諸公宴有萬國皆

戎馬酬歌淚欲垂皆其樂以天下之情是孔溪不知
作詩之義也

東窻事犯

岳武穆戲文何立閘鄧都世賢以爲假設之事乃爲
武穆泄冤也予嘗見元之平陽孔文仲有東窻事犯
樂府杭之金人像有東窻事犯小說廬陵張光弼有
蓑衣仙詩樂府小說不能記憶矣與今所傳大畧相
似張詩有引云宋押衙何立奏太師差往東南第一
峰勾幹帳惚入引至陰司見秦對岳事令歸告夫人

東窻事犯矣復命後因創棄官學道蛻骨今在蘇州
玄妙觀爲蓑衣仙也據此數人實有是事可知矣否
則何鑄子孫世爲書吏而羅汝揖之子鄂州一拜岳
廟即不起豈非其證歟洋洋赫赫如此大事果無報
歟若夷堅志載何仙無押衙之說恐或遺之也

三國宋江演義

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
本故曰編宋江又曰錢塘施耐菴的本昨於舊書肆
中得抄本錄鬼簿乃元大梁鍾繼先作載元宋傳記
之名而於二書之事尤多據此亦原亦有跡因而增
益編成之耳

秦漢書多同

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
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晏子對曰天子諸侯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
省斂而助不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從流下而忘
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
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景公

說大戚於國管子內言戒篇曰威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遊猶軸轉斜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遊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寶法洪容齋讀而疑之以管氏既自為書必不誤也何二子之語相似因而載之三筆欲細考也元人鄭元祐以貢誼新書多同大戴之篇意古或有是言子嘗記憶所知者荀子勸學篇與大戴之勸學前面俱同或句有先後字有多寡乃大戴刊誤也禮論與史記禮書後段同樂論與樂記互有詳畧內中三年問即禮記之所載也哀公篇前半段即大戴哀公五義章也大戴二本一篇是截荀子禮論中之一段天地者生之本也五百言而史記又截五百言之後禮豈不至哉以下作自已極言禮之損益為禮書之結禮經聘義後子貢問比德於玉一段亦荀子之所有禮有禮運家語亦有之始則俱同而中後則未詳於禮也大

戴會子大孝篇與小戴祭義同禮察篇與小戴經解
篇同且又重出於賈誼治安策文王官人篇與汲冢
周書官人解相出入新書保傳前一段千六百言無
一字之不同大戴中則大戴增益三公三少之事末
段胎教幾二千言又無也但其中大戴說巾車之處
新書都說懸弧之禮此則不同也然大戴摠為一篇
而新書各條分之家語辨樂篇言人物之生數一段
又與鴻烈解地形訓大戴易本命數百言相同列子
黃帝篇言海上之人好鷗一段與呂覽精喻篇海上

之人好蜻者全類戰國策楚宣王與群臣問答狐假
虎威一事與新序並同但其後二十餘言不同二者
所同皆不下二百餘言予嘗反覆思維豈著書者故
剽竊耶抑傳記者或不眞耶非也二戴之於禮記彼
此明取刪削定為禮經其餘立言之士皆賢聖之流
一時義理所同彼此先後傳聞其書原無刻本故於
立言之時因其事理之同遂取人之善以為善或呈
之於君父或成之為私書未必欲布之人人也後世
各得而傳焉遂見其同似於諸子百家偶有數句數

百言之何者正是如此耳此又不能盡述

黃陵琴濟瀆物

四川黃陵廟有一琴殆如朽木匣於神前傳以爲魯般所造人以一指扶之輒自行表姪許郎中云此即運斨之術蓋道流假此以神施捨耳理或然也河南濟瀆廟神人有假貸貨泉財物者隨禱即出水面予家曾親得之如期還納復沉於水靈異甚驗也昨見都公譚纂云乃伏機耳洪武間山西張姓者曾倣其制爲之以爲客翫是亦巧術者作以顯神傳流至今耳予思二事誠爲有理惟者有之不常也今久而能然豈非其術乎